

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集

全国少数民族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5}{8}$ 插页 1

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60

书号 10019·3695

定价 3.10 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检阅粉碎“四人帮”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集陆续出版发行。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增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和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散 文

刻在记忆的石壁上	〔土家族〕 蔡测海 (3)
煎饼花儿	〔回族〕 马瑞芳 (8)
血染的借条	〔回族〕 马 犁 (16)
金马驹的嘶鸣	〔蒙古族〕 苏尔塔拉图 (25)
玉龙春色	〔纳西族〕 杨世光 (33)
初春的早晨	〔白族〕 杨 苏 (44)
蹄 花	〔壮族〕 黄福林 (52)
老虎坳	〔苗族〕 杨明渊 (60)
哈大妈的盖碗子	〔回族〕 丁一波 (64)
年 饭	〔黎族〕 符玉珍 (67)
羌寨椒林	〔羌族〕 朱大录 (71)
妞妞和她的月琴	〔彝族〕 阿凉子者 (75)
茶山新曲	〔哈尼族〕 明 确 (82)
土壤和花朵	〔布朗族〕 岩香兰 (85)

报 告 文 学

足 迹	〔达斡尔族〕 孟和博彦 (91)
她的心	〔壮族〕 韦明波 (106)
傅连璋传略	〔满族〕 穆 静 (117)

序诗	黄树则(117)
人们想念傅医生	(118)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20)
第二章 从亚盛顿医校到福音医院	(127)
第三章 最初的觉醒	(141)
第四章 一九二七年的风云	(151)
第五章 毛委员来到福音医院	(165)
第六章 “郑爱群”	(176)
第七章 傅连璋和曹国煌	(190)
第八章 北山听涛	(203)
第九章 到瑞金去	(214)
第十章 “我不是AB团”	(224)
第十一章 长征前夕	(233)
第十二章 长征路上	(243)
第十三章 亲人们	(260)
第十四章 入党	(272)
第十五章 一场虚惊	(285)
第十六章 “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	(290)
第十七章 狱中纪实	(300)
第十八章 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307)
后 记	(309)

儿 童 文 学

小 说

“佐罗”的一场争吵	〔回族〕胡 奇(313)
长白少年	〔朝鲜族〕柳元武(320)
清溪河的娃娃鱼	〔土家族〕周文光(435)

塞夫〔蒙古族〕云大建(441)

小哥哥闹春〔彝族〕熊正国(446)

诗

竹哨(节选)〔苗族〕石太瑞(449)

“咕咚”来了(五首)〔回族〕马瑞麟(469)

你知道吗?(八首)〔蒙古族〕高·拉西扎布(484)

散 文

刻在记忆的石壁上

〔土家族〕蔡 测 海

攀上万仞奇峰的健儿，最先造就他的是第一个扶他学步的人；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长江巨流，最初孕育她的是深山源头的涓涓细水。

记忆的帷幕徐徐地拉开了，刻在心头上的浮雕向我走来，微笑着、微笑着……

山的怀抱里，一片竹篁，几棵松柏，中间一幢两层楼的木板房，这儿就是我的母校。苏清是到这儿来的第六个老师。也许是这儿山陡路遥，人烟稀少，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场电影；或许是这里单调、寂寞的可怕，除了乡邮员外，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个新人，晚上只有光能听而不能促膝谈心的收音机，偶尔几声“咕咕”的野猫叫或者是夜鸟啼，把人吓得蒙着被子通夜不敢露头；或许是别的一些原因，前五个教师都找借口离开了这个地方，山里忙碌的土家人也记不起他们姓甚名谁了。只有苏清老师，打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他在这儿教书。大人们叫他“斯文人”。他走路又轻又慢，怕踩死蚂蚁似的。有时，我们一群土家伢子迫在他后面，踩他的鞋跟，打土话叫他“蜗牛”。哪知他会一口流利的土话，呵斥我们，板着脸将我们撵开，然后冲着我们笑笑，又不紧不慢地走路。

山里有句俗话：男服学堂女服嫁。我们这些野孩子，进了

学校谁也不敢跟他捣蛋，好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大气都不敢出。他却对我们一点都不凶，老是笑笑的。有时他和我们一起荡秋千，学着我们“嘤啞，嘤啞”地喊起来，把我们全逗乐了。

城里的儿童，未入学就会认字，画画儿；我们只会割草，捣鸦雀窝，知道地地菜可煮鸡蛋，蒲公英可做猪饲料，画眉鸟能学杜鹃叫，水蛇和岩花鱼配偶……除了这类事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连数数还要扳指头。我们的心里就象这长满杂树的林要开垦出来，撒上种籽，长出苗苗，这拓荒者得花多少工夫呵！

随便什么时候，我从书包里掏出梆硬的糍粑，“咔嚓”、“咔嚓”地咬成个月牙儿，老师见我啃得唾沫四溅，关切地说：“乱吃东西会把肚子搞坏。”随后，每天哔哩哔剥地烧起一堆柴火，他把糍粑烤得软酥酥地给我。

上课时，窗外小鸟啁啾，我心里直发痒，偷偷地摸出弹弓，“叭”的一声，小鸟应声落地，老师朝我走来了，同学们都朝着我笑。我惶惶的，心里象拍皮球，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老师用严中含柔的目光安顿了我的心，然后发出抑扬顿挫的声音，接着讲课……

我能爬上几丈高的树梢烧一窝“葫芦包”野蜂子，能一伸手抓住风哨蛇，却在学校常对作业发愣，脑子里象塞着一个木塞子，怎么也扒不开。每到这时候，便把未完成的作业偷偷塞进同学们的练习簿中，自然，第二天上课时，老师把我未完成的作业在我眼前摊开，他又生气又难过，象农民撒下了种籽，被山雀偷吃了一样。

一个小学教师，他不是发现新大陆，不是去攻占城堡，他是在杳无人迹的巴茅丛中踏出一条小径，让孩子们走到大路

上来。

木楼呵，山里孩子的摇篮。雪花融了，桃花开了，……我们心灵的洞窗一扇扇地打开，通向一个个新奇的世界：太阳是个燃烧的大火球啦，偌大无比的鲸鱼啦，古代的大诗人屈原啦，除了十个数字还有小数和分数啦……当老师将那些粉笔字从黑板上抹去，却深深地印上了我们的脑际。苏清老师他那宽大的衣襟后面，藏着无尽的光源，闪烁着不落的星星。我突然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就是这深山里的一颗明星，照亮我们土家儿童露珠一般的心灵；他就是穿山透石的河流，载一叶叶小舟，驶向大海！

小学就要结业了，忙于毕业考试，我们不象平时那样调皮，仍免不了嘻笑作乐，苏清老师却收起了微笑，一天比一天瘦，眼睛也是红红的，我们知道他很着急。

升学通知下来了，他乐得象个小孩子，“又是二十名，比去年多三名！”同学们向他辞别时，他却又是惘然若失的样子，喃喃地说：“又飞了，又飞了！”红着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然后分送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礼品，给了我一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

六年朝夕相处的老师，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没有在弹火横飞的战场上拼杀，也没有千古不朽的名言，而是一位平凡的师长。他象一个摆渡的艄公，一任风雨阴晴，酷暑严寒，在渡口上来来去去，没有他，多少人将遥望彼岸，徘徊江边，难以启程呵！有人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老师呵，我说你就是我的乳娘！

以后，我很少去看他，但那山村木楼里一切平凡的往事，却似幕幕童话般的梦幻留在我的脑际。或许，苏清老师又站在

路边那块大青石上，望着山路的尽头，敞开宽大的衣襟，和朝阳一道迎接新来的孩子们……

文化大革命时，我已经是某学院的大学生了。我收到苏清老师的一封信，大意是说他身体不好，在病休中，信上还对我说：你是土家族第一代大学生，要努力读书，不要随波逐流。人民供你读了十几年书，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去见他们。听到他的谆谆教诲，我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

学校乱得不能上课，我便请假回到乡下。

那幢小木楼早刻上风雨洗礼的痕迹。我推开木板门，叫了声“苏老师”，里面挪出一个佝偻的身子，头上象粘满了抖不掉的粉笔灰，精瘦的脸上先浮现一层笑意，高兴地说：“火苗笑，贵客到，昨晚大笑的是你呀！”他摇了几下扇子，象要驱赶一屋子闷热，又说道：“土地荒芜了，农民是痛心的。今日教育界的现状实在令人不安，教的不能教，学的学不好！这年头，教书的一钱不值，可我觉得离开教书才不值一钱，我能做别的什么呢？”他拿出一叠稿本，前面用工整的楷书字写着：“直观教学与儿童思维能力的培养。”他告诉我，这是他二十年来的经验总结，希望以后对小学教育有用。

那年头，研究教育未免不合时宜，有几个这样的“傻子”呢！

打那以后，阔别八年有余，我已调到南方工作。祖国大地又升起绚丽的晨光，梦乡里，我又回到湘西的青山绿水间，木楼瓦舍，新燕垒窝；校园内外，新笋争春，苏清老师或许和孩子们欢乐在秋千架上，或许站在讲台上，孩子们谛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盘算着去探望阔别的苏清老师，他却住进医院了。

千里之外赶到山城医院，医生告诉我，苏清老师的病已经很危险了，最多还能活两三个小时。他对医生说过：“春天来了，是播种的季节了，要是再能教二十年书，我就满足了。”

医生的警报是这样的无情。苏清老师终年沉浸于苦心教学，十年动乱更无暇顾及健康，他操劳成疾，脑溢血夺去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园丁的生命！

追悼会上，悲痛的土家人民和小教界对他生平的介绍是这样的：苏清老师是远来的汉族人，三十年来一直在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教书，凭借一座简陋的木楼，教出的学生有的在南山塞北，大河上下。他不是拔地而起的高峰，而是铺在山路上的一颗石子，让孩子们从他背上踏过，自己却发出欣喜的微笑。无须给他树立丰碑，书写传记，他已活在土家人民的心里，镌刻在孩子们记忆的石壁上。

今天，有多少人为“四化”建设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有的一如苏清老师那样无声无息的人，在广漠的角角落落，辛勤地浇灌着朵朵鲜花，装点着祖国不凋的春色。

〔作者简介〕

蔡测海：男，1954年生。1966年当过小学教师和在铁路建设工地当民工。1974年入卫生学校学医并当医生，后调县文化馆，1981年调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

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擅长散文，《春天，有一句格言》、《身世》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创作竞赛和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还有《滴落在花儿上的泪》、《童年，一支没有谱曲的歌》和短篇小说《远处的伐木声》等作品。

煎饼花儿

〔回族〕马瑞芳

—

每当读到蒲松龄的《煎饼赋》：“圆如望月，大似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我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煎饼，是鲁中人民的日常食物；煎饼，引起我对童年——五十年代的遐想。

鸟儿啁啾，天光方曙，哥哥姐姐就围在厨房门口，象檐间叽叽喳喳的小雀，嗷嗷待哺：

“娘摊新煎饼罗！”

“我要个黄斓^①的！”

“我要个软和的！”

我不伸手。煎饼，摊得再好吧，能比得上对门油饼铺的酥油饼好？假如我坚持“绝食”，没准儿娘掏两百块钱（旧人民币）给我买一片很窄很窄的油饼。上小学的几员“大将”中，我最小，常受点特殊照顾。如果我的“绝食”换来的却是“死科子！”^②的训斥，那说明娘连买青菜的钱也没有了，我只好去吃高粱煎饼。菜呢？自腌青萝卜。刚断奶的小妹一见煎饼，

① 黄斓：鲁中方言，意即酥脆的。

② 死科子：鲁中方言，死妮子。

就咧嘴嚎啕，被特许吃细粮。大家常向她翻以白眼。统购统销之初，细粮比例是相当小的。

使我十分恼火的是，三哥创作了一幅漫画打趣我。他画了个极丑的小姐儿，张着豁牙的嘴啃油饼，还图文并茂，旁白曰：“这饼真香！”

家门口小商贩的奚落，更令我尴尬。

“咸渍渍，又酥又香的油饼哩，买块带着上学吧，小姑娘？”卖油饼的汉子说。

“买俩热包子上学吧，小姑娘？羊肉煎包，一咬一包油！”那花白胡子又招呼道。

这些比我大几十岁的人一本正经地叫我“姑姑”，颇令我悻悻然。“拄拐棍的孙子，穿开裆裤的爷爷”，转弯抹角净亲戚，本是回族人的特点，不足为奇。只是那花白胡子尤使我反感，从我记事，他就蹲在我家门口卖油煎包了，可直至我到省城上中学，我仍无从知晓，他那煎包究竟是不是“一咬一包油”！

对煎饼，我倒是也有好的回忆。当母亲的煎饼囤露了底时，她就把那些七大八小、零零碎碎的煎饼花儿，用油盐葱花炒得松软可口，大家吃起来，风卷残云，流星赶月，“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净光”^①，那副形象，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哥哥姐姐却对煎饼深恶而痛绝。煎饼之制，“洩含米豆，磨如胶觔”^②，推磨的角色是他们。头晕目眩倒也罢了，还常因此上学迟到。那位严厉得全县闻名的中学校长，在大会上怒斥不守纪律者，就把他们三人“金榜题名”：

“某某，他的妹妹某某，他的弟弟某某，要特、特、特别

① 引自蒲松龄《绰然堂会食赋》。

② 引自蒲松龄《煎饼赋》。

地注意！”

因为学了语法，哥哥姐姐知道这“特、特、特别”表达的是十分严重的语气，自不能等闲视之。更何况校长又每晨亲自把守校门盘查呢！从此，他们鸡鸣即起，天亮时已推完磨，背上书包走了。

油饼铺的汉子来劝母亲了，“过得这么艰窘，还上什么学？叫姑姑们下学吧！”

“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们上学！”

母亲的“声明”颇有点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味儿。至于上学是为学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老师们教的，少先队学的，是中学校长“特、特、特别”指出的。

经济拮据，大家精神却十分饱满。东方未晞，分头上学；夜晚，争抢罩子灯下的“有利地形”，读书写字。逢年过节，就揣上两个煎饼，一齐去扭大秧歌。二哥在队首开路，手持大钹，威风凛凛。余者身穿列宁服，腰系红彩绸，载歌载舞：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是啊，明朗的天！解放前，回回多是肩挑贸易，朝谋夕食，读书人如凤毛麟角。我家世传中医，算识文断字了。可父亲初中毕业即辍学。我出生那年（一九四二），天灾肆虐，因为连煎饼也吃不上，父亲只好将祖房抵了高利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摆在争食煎饼花儿的诸兄妹面前的前程，或许是推车卖浆，或许是肩挑青菜，或许是烙油饼、卖煎包，如那花白